

小 野 苗

台灣情俠王牌最新熱門武俠小說代表作

大陸首版 獨家推出

臺灣·東方英

04572



台湾侠情王牌最新武侠小说精品系列

小 野 猫

(中)

(台湾) 东方英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铁水
封面设计/川 岛

书名:小野猫(中)

定价:47.40元(上中下三册)

作者:东方英

ISBN7-5411-1510X/I·1402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数:1—20000册

印张:31.5

字数:700千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成都军区炮兵军械大队印刷厂印刷

变色金龙

翳雾风云 笼罩山庄

天上飘着一阵阵的鹅毛雪，地上已是一片白皑皑。几株老梅树，枝桠上压满了积雪，但那堆满积雪的枝桠上却长出了点点红色的花朵。

红白相映，煞是好看，美到了极点。

正好，梅树旁边还有一家酒店，酒座上正有三个人冒着寒风，敞着窗户，一股子雅兴的对着雪景在举杯浅酌。

整个的酒家，就只那一桌子客人，而那三个客人也极不调和：一个五十开外将近六十岁的老儒生；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加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威猛大汉，居然坐在一起赏起雪景来，这倒是雪景之外又一人景。

其实，真要认识他们的人，就一点不以为奇了。

原来，那老儒生姓王学号硕如，是当地最有学问的老秀才，也是当地唯一的教书先生，那威猛大汉蔡劲章就是王硕如过去的学生之一，现在就是这家小酒铺的老板。

另外那个年轻人叫柳云飞，是前面天虹山庄庄主颜春辉的小师弟，柳云飞除了学武之外，也欢喜舞文弄墨，所以和老夫子王硕如很是谈得来，成了忘年之交。

所以他们三个人凑在一起，饮酒赏雪，是一点也不奇怪。

看看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蔡劲章起身替王硕如和柳云飞斟满了酒，举杯道：“老师，请干了这一杯，学生就送您回府了。”

王硕如方一摇头，店外忽然走进一人来，喝道：“店家，酒来。”

来人黑披风，黑斗篷，摘下斗篷是一头银发，他是背面而坐看不出他的面貌。

半天没有客人上门了，王硕如他们又敞着大窗子赏雪，店堂内可就凉风习习，没有半点温意，原来照顾生意的老苍头老黄也躲到后面厨下烤火去了。

蔡劲章顺势关了窗，走到来客桌前，招呼道：“客官，请问要什么下酒菜？”

那客人吩咐了酒菜，蔡劲章便扬声喝道：“二锅头一斤，烧鸡一只，卤牛肉二斤……”

里面老黄应声道：“来啦！”

蔡劲章转身来送王硕如回去，他们刚走到门口，那来客忽然喝声道：“大家不要离开，请继续吃喝，由本人请客。”

王硕如笑着谢道：“天色已经晚了，老朽……”

那来客截口道：“本人说请客，你们就乖乖地坐回去吧。”

这那里是请客，显然是来生事，蔡劲章浓眉一扬，眼中有了怒意，柳云飞及时扯了蔡劲章一下衣袖，畏畏缩缩地道：“好，好，我们就再喝吧。”

大家回到座上，蔡劲章总觉得不是味道，几次要向那位客人说话，都被柳云飞止住了。

酒菜送上之后，那客人倒没有再生什么事，一顿大吃大喝之后，那客人一摸肚子道：“酒好！菜也好！你们店中还有什么人，统统叫出来，本人有赏。”

老黄欠身道：“小店生意小，就老汉和我们东家两个人。”

那客人道：“你们东家呢？”

蔡劲章走过去道：“就是在下。”

那客人又指着王硕如与柳云飞两人道：“你们两人过来，你们是见者有份，也少不了你们的。”

王硕如心中起疑，却又被柳云飞用眼色止住了，柳云飞还是那畏畏缩缩的神态，伴着王硕如走了过去。

那人叫他们在桌前排成一列，接着一掀风衣，拔出一把腰刀，在半空中耍了一道刀光，刀光一落，便向柳云飞头上砍落。柳云飞晃身让过这一刀，急口喝道：“朋友，你这是干什么？”

那人一刀走空，未曾杀到柳云飞，也是一愣道：“原来你这小书生还是个练家子，太爷我倒是看走眼了，好，再看这一刀！”

跨步向前，刀势一扬，横扫千军，刀风带着劲气，向柳云飞拦腰又是一刀。

柳云飞双足一点，跃过那人刀势，那人这一刀又走了空，柳云飞叫道：“且慢，你动手就要杀人，总有个理由吧。”

那人一连两刀，未能伤得柳云飞，却也不敢太小看柳云飞了，横刀挡胸道：“你要听理由？”

柳云飞道：“死得明白，总比死得糊涂的好。”

那人道：“好，太爷告诉你，太爷不喜欢有人看到我的面貌，你们看到了我的面貌，所以都要死。”

柳云飞哈哈一笑道：“你就凭着这个理由杀人，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吧。”

那人道：“说不过去又怎样？”

柳云飞道：“不怎样，只怕你杀不了别人，别人却要替江湖除恶了。”

那人哈哈一笑道：“你别以为避过太爷的两刀，就自己算是

个人物，哼！太爷这就叫你知道我的厉害。”踏洪门走中宫，刀光一起，就把柳云飞圈在刀光之中。

这一动起手来，这人的刀法与起头那两招的威力不知大了多少倍，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排空的劲气，逼得王硕如等人纷纷向两旁退去。

柳云飞是来观雪赏梅的，可没准备和人动刀动枪，身上根本没有带任何兵刃，这时就凭着一双空手和那人动手，他的身手虽然灵活无比，却被那人凌厉的刀法杀得没有还手之力，只有绕着桌子而转。

王硕如是个教书的老先生，手无缚鸡之力，早就把一张脸吓得铁青，全身直发抖。

蔡劲章个子虽大，长像虽威猛，好像也没有多大的能耐，呆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倒是那老黄很有几分胆气，找出一把火叉，抛给柳云飞，柳云飞有了这把火叉，可就稳住了阵脚，与那汉子打得有攻有守了。

他们两人打了一阵，柳云飞可把那汉子的刀法招式摸清楚了，那汉子的刀法虽然凌厉无匹，算得上是一位刀中高手，可是，最有威力的只有十三招，反来复去，就是那十三招。

别看他区区十三招，如果不是柳云飞，稍为差一点的人物，真还接他不下来，怪不得他是这样的横，这样的目中无人。

这是那汉子第三次炒回锅饭了，柳云飞智珠在握，抓住一个瞬间的破绽，手中火叉一伸而出，叉在那汉子刀把之上，左脚一飞而起，把那汉子踢了一个跟斗。

那汉子腰刀脱手，一式“鹰飞鱼跃”，便抢门逃出屋外去了。

柳云飞算是打走了那个汉子，也无意再去追赶他，只是摇了一摇头，叹了一口气……

这时，户外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呼号之声。

柳云飞一顿脚道：“该死的東西！”他心中又后悔又难过，他真不该手下留情，让那汉子逃出手去。

他右手抄起刚放下的火叉，一长身射出户外。

户外不远处，倒毙着一具尸体，鲜红的血液，把雪地染红了一大片，仔细打量那尸体，可不就是刚才逃走的那汉子。

他也是死于刀下，一刀斜肩劈落，虽未把身子分为两截，却也分开了一半。

雪地上有一行来回的足印，足印很浅很轻，显见那人的轻身功夫也很是高明。

柳云飞没有意思去追赶那杀人的人，因为死者实有取死之道，只是他有点想不通，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他迷惘地在死者面前失神了片刻，这时候，一骑快马，像红云般飞驰过他身旁，他一皱眉头，叫了一声：“美霞！”

马上骑着一位红衣女郎，她就是天虹山庄庄主颜春辉的掌上明珠颜美霞，她显然是在外面玩昏了头，这个时候才赶回庄去。颜美霞起先没有注意柳云飞，耳朵却是尖得很，急驰中一收缰勒，拉得快马一声嘶叫，人立而起，颜美霞就在快马人立之际，像一朵红云似的飞落在柳云飞面前：“小叔！你……”

眼前的景象令她不由得又是一愣：“你杀了人？”

柳云飞摇头道：“不知是谁杀的，你怎么一个人，玲儿呢？她那里去了？”

玲儿是颜美霞的身前丫头，年纪比颜美霞小了二三岁，和颜美霞一样，也是一个刁蛮精灵的姑娘，往常玲儿总是不离左右，这时不见玲儿，难怪柳云飞要问起来，何况，眼前又出了这档子的怪事。

颜美霞道：“玲儿家里出了事，我还要回去找人哩！小叔，

我们回头到玲儿家去。”跃上了她骑来的红马，接着，又向柳云飞招了一招手。

颜美霞虽然是柳云飞的师侄女，其实颜美霞也有十六七岁了，她和柳云飞的年龄相差并不大，颜美霞这一招手，却把柳云飞的脸色招红了，他要和颜美霞并骑在一匹马上，那还成什么话。

柳云飞一皱眉道：“你把玲儿一人留下，这不好，你快点回去吧，我还得去招呼老黄一声，叫他把这死者去埋了。”

颜美霞道：“我等你。”

柳云飞一转身，那边蔡劲章已陪着王硕如走了过来，柳云飞挥手一掌，把颜美霞的人和马送了出去：“你先走！”

颜美霞的马是被推得射了出去，可是颜美霞一带马头，又走了回来，待柳云飞向蔡劲章把话说完，颜美霞才接口道：“小叔，上马来吧！”

柳云飞暗叹了一口气，道：“路又不远，骑什么马，来！我们比比脚程。”双肩一斜，人已飞矢般射了出去，跑在前面。

比脚程，真是最好的托词，颜美霞一笑道：“好，我们就比比脚程。”话声中，催动坐骑，直追了上去。

玲儿自小就死了父亲，家中只有母亲和老祖母两位长辈，全家生活都靠玲儿维持。

现在，可更惨了，不知是什么人，把玲儿的母亲祖母给杀死了，玲儿成了孤苦零仃的孤儿了。

这是一座左不靠邻，右不靠舍的小农舍，屋外种了些菜蔬，屋内点着一盏孤灯，玲儿虽然心中悲恸，却正忍着泪水在替祖母和母亲擦拭血污，换穿干洁的衣服。

柳云飞一路上心中就以为玲儿祖母母亲是死在那已被别人杀死了的恶汉手中，细问之下才知道她们是被人用剑刺死的。

玲儿的祖母母亲绝不会和人有什么仇怨，显见杀死她们的人和柳云飞所遇见的那人一样，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恶汉。

这倒怪了，怎么一下子出现了两个这样的恶汉？

尤其在天虹山庄眼皮子底下，莫非是冲着天虹山庄来的？这不是敏感，而是合理的推测，凭天虹山庄在江湖上的声威，柳云飞自懂事以来，就没有听说有人敢在天虹山庄方圆百里范围之内闹事，何况，是杀人逞凶，更何况杀的人还与天虹山庄大有关系。

柳云飞正默默探讨整理情节之际，门外飞来几骑快刀，庄主颜春辉已亲自赶来了。

天虹山庄庄主颜春辉年纪不算大，四十开外，将近五十，柳云飞打从五岁左右被师父带来交给颜春辉，师父就一去不回，于是颜春辉代师传艺，把柳云飞教养到今天的二十多岁。

柳云飞与颜春辉的关系，名是师兄弟，实则真正的情谊，就是父子的情谊，颜春辉爱柳云飞如子，柳云飞也敬颜春辉如父，但他们却还是师兄弟。

柳云飞迎着颜春辉正要把他所遇见的和所想的说了出来，颜春辉却摇手止住他道：“小师弟，有话我们等会再说，让我先看看玲儿祖母母亲的伤口。”

颜春辉亲自动手察视了玲儿祖母及母亲的致命之伤，吩咐带来的人，把玲儿的祖母母亲送回庄去办理丧事。

一行人回转天虹山庄途中，颜春辉暗示柳云飞落退下来，当然，这时柳云飞也有了马，是颜春辉给他带来的。

柳云飞口中不说，心中却是觉得师兄今日的言行有点异常，可不是，师兄更怪的话出口了：“云飞，你还记不记得师父的名号？”

柳云飞道：“记得，他老人家不是号称半瓢道士么！”

颜春辉道：“你可知道他老人家的真名实姓？”

柳云飞一怔，道：“这……”脸色一红，好惭愧的样子。

颜春辉苦笑一声，道：“可惜，我也不知道……”

话声一转，又道：“你可知道你自己的身世？”

柳云飞一听师兄提起自己的身世，双眼一红，道：“师兄，您忽然提起此话，是不是可以告诉小弟了。”

颜春辉摇了摇头道：“要是师兄知道，早就告诉你了，不过，现在倒是了解你身世的时机到了。”

柳云飞精神一振道：“此话当真？”

颜春辉道：“师父留下了一包东西给你，我给你带来了，凭此，你就可以查明你的身世，并且也可以找到师父。”

柳云飞忽然冷静下来，皱了一皱眉头，道：“师兄，你想知道小弟这时的想法？”

颜春辉道：“你说。”

柳云飞道：“小弟如果猜得不错的话，似乎有什么危机落到天虹山庄了，是不是？”

颜春辉点头道：“你没有猜错，这是事实。”

师兄的坦诚，大出柳云飞意料之外，含着泪水道：“师兄，你这样支走小弟，可曾站在小弟的立场想过？”

颜春辉平静地道：“想过，但你会错了师兄的意思……”

柳云飞说道：“师兄，那么你的意思是……”

颜春辉道：“师兄不是要你去独自逃走，而是把天虹山庄全庄的生死重担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柳云飞惶恐地道：“师兄，小弟担得起这个担子么？”

颜春辉道：“你担不起也要担，因为你留在庄中，改变不了庄中的命运，徒死无益，倒不如你赶快去把师父找来，师父才是挽救本庄唯一的救星。”

柳云飞道：“到那里去找师父？远水又那能救得了近火，师兄……”

颜春辉摇手截口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师父，我不知道，那是你的责任，不过为兄有把握支持三个月，如果你在三个月之内不能把师父找来，那就只有请你替愚兄报仇了。”

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抉择，柳云飞暗暗咬了一下钢牙道：“师兄，你真能支持三个月？”

颜春辉道：“如说力敌，天虹山庄三天之内必亡，如以智取，也许不止三个月，你放心地去吧。”

柳云飞凄然欲泣地翻身落马，拜倒地上，说道：“小弟拜别师兄，请师兄多多珍重。”

颜春辉在马上回了一礼，道：“还有一件事情，不知你知不知道？”

柳云飞一震道：“什么事？”

颜春辉却是笑笑地道：“美霞很是喜欢你……”

柳云飞还以为师兄有什么重大的事要说，一听原来提的是这回事，面色不由一怔，叫了一声：“师兄……”

颜春辉挥手道：“你听我说，也许你这一去之后，天虹山庄就此风消云散，如果美霞逃得命在，你就不要再自持世俗之见了，替我好好地照顾她，也不枉我这十几年来用在你身上的心血了，你去吧！我走了！”一带马头，双腿一夹，坐下骏骑便远去二三十丈外了。

柳云飞年纪虽不大，由于在天虹山庄所见所闻甚多，加上他不仅是一个四肢发达的人，他的头脑也和他的四肢一样，有着相当灵活的反应。

他先不上马，冷静地打开师兄给他的小包，先了解此去求救的目的地，然后又计较了一番，才飞身上马，带转马头，向

他经过考虑的一条不大引人注意的小路走去。

时间已近午夜，冷风夹着雪花，打在柳云飞脸上，柳云飞一点都不觉得冷，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能赶快地找到师父，赶快地赶回天虹山庄来解救天虹山庄的危机，所以，他只恨座下的马行得太慢，不住地催马急行。

正急行间，斜刺里忽然闪出一条人影，阻住了他的去路……

总算柳云飞收缰得快，及时拉住了马势，未曾将那人撞倒。

柳云飞一定神，看出那人竟然是蔡劲章，不由得一怔，道：“蔡老板怎会是你？”真是大出人意料之外了，蔡劲章怎会有这样高明的轻功身法，柳云飞不禁愣住了，也不由得暗暗叹了一口气，真是有眼无珠，一向小看人家了。

蔡劲章微微一笑道：“柳公子，你不认识在下了。”柳云飞早就叫出了他的身份，怎会不认识他，显见这句话他也说得并不冷静。

柳云飞飞身跳下马背，抱拳道：“小弟有眼不识泰山，惭愧！惭愧！”

蔡劲章道：“柳公子，咱们也不用客气了，在下请问你，你可是即将远行？”

柳云飞虽然把蔡劲章看走了眼，也不知道他深藏不露的用心何在，但他还是相信他绝不是恶人，当下坦诚点头道：“小弟正有此意。”

蔡劲章疑讶地道：“此时此地，你放得下心就此远行？”

柳云飞道：“小弟当然放不下心，但敝师兄有命，小弟不能不遵行。”

蔡劲章脸色一正道：“柳公子，我们相交已经不少日子了，不知你相不相信得过在下？”

柳云飞道：“我们相交以心，小弟自是相信得过蔡兄。”

蔡劲章道：“既承柳公子看得起在下，并且相信在下，那就请柳兄见告此行的缘由吧。”

柳云飞道：“好，我告诉你，我是奉命去求救。”

蔡劲章道：“求什么人？”

柳云飞微微一犹豫：“这……”

蔡劲章道：“柳公子，你去求的人很重要，差不多的人，你去求了也帮不上你们的忙。”

柳云飞道：“你看家师如何？”

蔡劲章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目中精光一射道：“半瓢前辈，那好极了，快去吧，这里有家师与在下暗中行事，尽可帮天虹山庄争取些时间。”

柳云飞听他一说，信心更是大增，飞身跃上马背，抱拳道：“多谢鼎力相助，大恩不言谢了……”

“且慢！”柳云飞正要扬鞭之际，蔡劲章忽然又叫住了他。

柳云飞一怔道：“蔡兄，还有什么指教？”

蔡劲章道：“公子身上可曾带得有防身兵刃？”

柳云飞摇头道：“小弟未及回庄，就被家师兄授命而行，来不及携带兵刃。”

蔡劲章一探腰际，解下一条宽边皮鞘，扬手抛给柳云飞道：“在下这兵刃，你系在腰中也不打眼，你就先带去用吧。”

柳云飞接住那宽边皮鞘，觉得甚是沉手，当时也不及多想多看，撩起衣襟，便扣在腰间，这时，柳云飞只觉一股冲鼻热潮升了起来，眼眶一红，扭头说了一声：“多谢……”双膝一催坐骑，骏马飞矢般射出去了。

不知是颜春辉见机得快，还是柳云飞取的道路得当，柳云飞这一纵马疾驰，天色未亮之前，已远出五十里之外，而路上居然没有遇见任何阻拦。

柳云飞暗暗吁了一口长气，把脚程缓了下来。

天边翻起了血肚白，新的一天就将开始了。

路边有一行行树，繁茂的枝桠，遮住了落雪，地上一片清爽，而且，还有些枯草。

对马匹来说，冬天里的枯草也是最美味的美食，何况经过一番长途奔驰之后，柳云飞没有在意，但那骏马已偏着头表示了它的意愿。

柳云飞微微一笑，跳下马背，像是对马说话，也像是自言自语的道：“大家休息一下也好。”

他放任那骏马自由自在地去啃枯草，自己便靠着一株大树，闭目调息起来。

今天是一个大晴天的日子，暖暖的朝阳，斜斜的射到柳云飞身上，暖意中，柳云飞忽然听到一声轻笑发自他的身旁。

柳云飞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急急张目望去，原来眼前站着一个人十五六岁的紫衣姑娘，他的马旁边也多了一匹纯白色的骏马。

柳云飞望着那姑娘，舌头一打结，也不知说什么话才好。

他不说话，那姑娘可说话了：“喂！你是不是姓柳？”

柳云飞大吃一惊，霍地站了起来，愕然道：“你……你怎么知道我姓柳？”

那姑娘嫣然一笑道：“我不但知你姓柳，还知道你的名字叫云飞，没错吧。”

柳云飞自作聪明的“啊！”了一声，道：“我知道了，你一定是过去见过我。”

那姑娘一皱瑶鼻，“嗤！”笑一声道：“谁会见过你这种丧家之犬。”

人不惊人话惊人，柳云飞双目猛然一扬，真力一提，冷笑